

散文精选

米酒魂

□ 陈白云

“甜酒,小钵子甜酒……”几声叫唤,穿越晨曦与朝阳。“甜”字声拖得很长,“酒”字音上翘即收,勾起了味蕾和念想。一碗下肚,暖、香、柔……这是老沙市的声音。如今时过境迁,我不再是当初的少年,街头巷尾已难闻这悠长的吆喝声,它成为记忆里的绝唱。

小钵子甜酒一般用粗糙的陶钵盛着,却很有卖相,白生生的糯米粒被酒汁浅浅地浸泡着,正中间赫然露出一个洞,圆圆的,有着香不见底的神秘。

吃小钵子甜酒没什么讲究。一副货郎担,几张木板凳,往街边一放,支一张小桌,就可以迎客了。

“师傅,来一碗。”

“好呢,请坐!”

一层层甜酒整齐地摆在货担里,来人便捧出来一碗。食客端起小钵子,用勺子轻轻地舀一口,抿一会,双眉微蹙,随即两眼放光,一脸甜蜜……

怀旧的声音,从清晨响到夜晚。20世纪90年代,沙市胜利街有家小餐饮店,专营早堂面、油条、油饼、甜酒冲蛋,还有小钵子甜酒。学生们每天上学路过,即使身上没钱,闻一闻也很高兴。小店窗户是洞开的,很大,很宽,一切火上操作都在窗口一览无余。

纯粹的小钵子甜酒,不加任何佐料,光口吃,两个字——醇厚,满嘴留香,心里舒坦。甜酒遇到蛋花,那更了不得,黄色的蛋花窜入白净的甜酒里,如同冬天的雪落入池塘——“白鸟飞来立晚寒”。甜酒冲蛋就这样带着一份诗意,深深地融入沙市人的生活里。

张小娟说:“回忆里的味道是无法重寻的。”常常在记忆的深处想念远去的吆喝声。如今,还是在沙市胜利街,出现了一家名叫“李师傅小钵子甜酒”的铺子,在甜酒制作产业化的时代,这里的主人却发扬并传承老手艺,把一碗甜酒做到如痴如醉的地步。

也许是常在荆州街头寻找怀旧的味道,碰见李师傅,这不是巧合呢?

李师傅的手艺是他祖母教的,祖母的手艺是祖母的祖母教的。到李师傅这一代,他既做小钵子米酒,也做大钵子米酒,还做“人情”米酒。逢年过节,左邻右舍找他指导一二,他从不推辞。一次,邻居家准备办喜事,他连赶几个夜工,做了两大缸,邻居硬塞了一袋鸡蛋给他。那份人情味,是手艺带来的温度和纯度。

手艺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技术活,而是匠人生活的写照与奔波。上世纪80年代初,李师傅的祖母从公安县夹竹园划着乌篷船过江来胜利街贩卖自家酿的甜酒,并命名为“老姨妈甜酒”。由于手艺精湛,做的米酒入口醇香,甜蜜醉人,成了有名的传统小吃。

李师傅从小在米酒里泡大,祖母的辛勤劳作让他至今不曾忘怀。他时常帮忙打下手,看火候,往碗里装糯米,慢慢对整个酿造工艺烂熟于心。言传身教,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精神。祖母的祖母教李师傅认真,祖母教李师傅耐心,李师傅教自己责任。这些手艺人用一生告诉后辈,手艺是活着的,不是死的。它连着生活,也连着人心。

李师傅手上磨出的茧,是他努力的回馈。他每天忙碌着洗米、晾米、蒸米、拌曲、装钵、点酒眼、发酵,为的是每日凌晨五点必须开门。

以前忙得没时间抬头,现在每天摸着瓷碗,他觉得日子有了重量。

一只不大的木甑,一次只能蒸十来斤米。此时,火上正蒸着第二锅糯米。“甑子受热均匀,可以让每一粒米熟得恰到好处,而糯米饭的火候直接影响甜酒的口感。”李师傅娓娓道来,洗米时不能用力搓,米搓碎了没卖相,也影响口感;蒸熟的米冷却至30℃后伴酒

曲,必须用手逆时针轻揉,把握好力度节奏,就好像打太极。

万物各有其时,每年农历七八月,李师傅便上山采集竹叶草、铁马鞭草十余种花草做酒曲。全年需要的酒曲,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做好。那些挂在窗檐下晾着的白色丸子,便是李师傅做好的酒曲。

“做米酒,跟带孩子一样,有时要半夜起来查看酒况。温度高了,要散热;温度低了,要盖稻草。”这些祖传经验,李师傅心里亮堂着。

“土坑可以让甜酒发酵更充分,口感更好。”李师傅一直在探索米酒的最佳口味。他砌了几个老式土坑,每个土坑外面挂着子丑寅卯的时辰牌子,记录甜酒发酵的时间。他想过两年再开个传承馆,专门教小朋友怎么做甜酒。“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可不能失传。”

李师傅说,做东西得对得起那些米和手艺。他有个次接了个订单,要做50斤米酒。做到一半,发现有点干,其实外行根本看不出来,但他硬是换了新米重做。客户问他为啥费这劲,他笑一笑,没解释。其实,加点凉白开继续发酵就可以了。这份执着与认真,是他对手艺的尊重与敬畏。

还有一次赶时间,店里服务员小周用了以前的凑合,李师傅发现后让他全退了回来。小周事后醒悟,偷懒省下的时间,却失去了信誉和良心。现在,他一律挑好料,做细活,哪怕多费点工夫。

工匠精神不是嘴上说说,李师傅说要用心去保护、发扬并传承。30多年坚持,他从不懈怠,从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他说,每碗米酒都有魂,草率不得。

余味悠长,所有工序皆有标准与法式,还要把握好一个度,全凭良心与自律。时间是经验,人品是门道。这是小钵子甜酒给我的启示。



文湖公园:樱花经雨湿,香气带风柔。梅闻 摄

诗与远方

谷雨

□ 王昌斌

谷雨是岁月的精血
季节即将排卯
平原躺在雨幕里,悄悄地变成
一个滚圆的女人
犁犁欢快地插进土地
牛的脚步轻快如风
翻过来的泥土如女人的心思
雨水一泡,软成一地柔情

炊烟里有腊肉的味道
风一定是在调情
男人用黄灿灿的抛物线
将种子射进土地
没有高潮
田垄用五年的淡定
完成春天最后的仪式

季候物语

燃花作序,落英成诗

□ 李迎春

当东风拂过大地,冰封的寒意渐渐消散。枝头、原野、庭院里,一场盛大而温柔的春日花事,便在光阴里缓缓铺展开来。这花事,是自然写给人间的情诗,字字温柔,句句烂漫,藏着岁月新生的欢喜,也载着人间最纯粹的美好。

最先叩响春门的,是料峭春风里的迎春花。嫩黄的小花一簇簇挤在枝头,无叶相衬,兀自迎着微凉的风绽放,像一串串小小的金色铃铛,撞醒了沉睡的万物。它们不声不响,只默默守着早春的时光,用一抹明亮的黄,轻启人间春日的序章,告诉世间所有生灵:春天,真的来了。

玉兰,又叫望春花,年年开得早,开得盛。远远望去,高高大大的一树,亭亭玉立,雪白明亮,真应了那句“净若琉璃色,莹如玉雪堆”。每一朵都似玉石琢成,静立枝头,无需绿叶衬托,仅凭素净的姿态,便惊艳了整个庭院。

紧接着,桃花、杏花、海棠接踵而至,它们商量好似的,一起将这场春日的花事推向高潮。

桃花开得最是热烈。粉粉白白的花瓣层层叠叠,缀满枝头,远看如云似霞,近观娇俏动人。古人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大抵就是这股光景——热烈得张

扬,又烂漫得纯粹,满是青春的朝气。风过处,那馨香便丝丝缕缕地漫开来,清甜不腻,仿佛少女脸颊上那一抹抹红晕,经风轻轻一吹,便醉在了春光里。

杏花则多了几分轻柔。淡粉的花瓣带着微微的白,花蕊轻吐,香气清幽,不似桃花那般浓烈,却沁人心脾,正合了“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婉意趣。一树杏花,疏疏落落,在春日阳光下透着淡淡的禅意,偶有蜂蝶萦绕,更添几分灵动。

而海棠素有“花中神仙”的美誉,垂丝海棠柔枝低垂,粉晕红染,风一吹,花枝轻颤,顾盼生辉,仿佛含着脉脉温情。那一树海棠,虽不与桃李争艳,却自是一种雍容典雅的气度。若是烟雨濛濛之际,更有一番“不惜胭脂色,独立濛濛细雨中”的清雅风骨。它有着一种朦胧的娇羞与清晰的温柔,将春日的柔美演绎到了极致。

至于溪边的弯尾、田埂的油菜、篱笆上的蔷薇,更是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芬芳,它们将春日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填满了诗意,每一处空白都洋溢着花香。

然而,花有盛放,亦必有凋零。一场绵柔的夜雨悄然降临,雨丝如针,如丝,如弦。待雨歇风停,庭院里已是另一番光景了。樱树上满枝粉白的花瓣被雨

水浸得湿润,瓣尖凝着剔透的水珠,像缀了细碎的水晶。风一吹,花瓣簌簌颤动——忽见几瓣樱花缓缓脱离枝头,先是微微旋动,似有不舍,而后悠悠飘落。有的轻擦过脸颊,有的带着水珠轻轻翻卷,而后悠悠飘落,最终轻轻铺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织成一层薄薄的、带着雨润的锦绣。那花瓣虽已离枝,却依旧舒展,雨珠在花瓣上滚动,映着细碎的光影,毫无颓败之气,反倒带着一种温柔的缱绻。仿佛春日写给人间的一封婉约情书,以飘落的姿态,完成了一场盛大而从容的告别。

春日花事,从来不止是花的盛放,更是花落的从容。你看那樱花离枝,不悲不戚,以飘落完成最后的绽放——生命最美的姿态,不是永驻枝头,而是在该告别时,依旧优雅。花如是,人亦当如是。纵使花期短暂,也要拼尽全力盛开;纵使繁华落尽,也能心怀温柔,静待轮回。

春风缱绻,花事了。愿我们都能如这春日的花,盛放时热烈,飘落时从容。在花香氤氲里,放慢脚步,赴一场花开之约,也赴一场花落之约。不负春光,不负自己,让心底永远住着一个春天——岁岁常开,年年静好。

一河柳色,一湾春

□ 杨文力

地气一天天暖上来,冰霜早没了影。憋了一冬的花花草草,都在土坡上、田埂边攒着劲儿往外冒。柳树是打头的,不等桃杏开花,先把万千柔条垂到水面上。古人说“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说的是柳的柔。我倒觉得“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更对味儿——细雨斜斜斜着,柳丝长长垂着,水面星星点点,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雨点子落在芽苞上,苞儿就鼓胀几分;落在水里,溅起的水花都带着股子清甜。这光景,让人想起韩愈那句“天街小雨润如酥”,温湿润润的,恰恰好。

柳树这东西,像是通人性的。老辈人讲,从前人出远门,亲友总要折柳相送,“柳”谐着“留”音,盼的是人早早回来。“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想来老家的别离,也藏着这样的心事。春日的柳,情意尤其浓。刚从冬里醒过来,带着新鲜的热乎气,像是揣着满肚子欢喜,又有些怯生生的。老家小河边的是不是这样,枝条在风里轻轻摆,跟过路的人

打招呼似的,把整个春天的软意,都铺在那细长的枝条上了。

河水还凉着,却清得能看见水底招摇的水草。柳丝蘸着水,柔得不成样子。山清水秀,柳树便是水边一枝天然的簪子,影子浸在水里,把一河的水都染绿了。“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这个“醉”字,用得实在好。晨雾里,柳影朦朦胧胧;风一吹,枝条轻轻摇曳,真像喝了二两春酒,微微醺着,连影子都醉了。偶尔有野鸭子划过,剪碎了满河的柳影,正应了晏殊那句“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的巧。春风这双手,剪出柳叶,也剪出了一河的诗意。

风又起了。岸边的柳树摇得更欢,像是在说着:春来了,回来看看吧。带着乍暖还寒的温柔,也带着千丝万缕的灵动。那就顺着春意,到河边听听水声,到老树下找找旧事,让一身的乏,都被这春柳轻轻拂去了。人间春色再好,也比不上家乡这一河柳、一湾水。心里装着这片柳色,这个春,就算真的留住了。

生活随笔

做父母的贴心「保健师」

□ 汪小科

这次回乡看望父母,我发现家中又添了许多“保健设备”。小到磁石项圈、磁疗手环,便携按摩仪,大到氢氧机、玉石床,各种理疗器材,问了才得知,每一样都不便宜。

“这些东西对你们的健康有用吗?”我忍不住问父母。“你懂什么!这些都是老朋友介绍的,说是挺有效!”母亲话音刚落,身体就开始摇晃,还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我和父亲连忙将她送到了医院急诊科,经过详细检查,排除了母亲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但肝功能指标异常。为了保险起见,我也给父亲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他血液中的某些重金属含量也超标了。在医生的追问下,他们才说最近一直在吃朋友推荐的某知名保健品。

医生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说:“把那些保健品当养生的灵丹妙药?再好的保健品也替代不了健康饮食和运动呀!你们做晚辈的也真大意,老人这样吃会加重内脏的负担,不仅对健康无益,时间久了还可能危及到健康和生命,到时候悔都晚啦!”

母亲意识到自己可能掉进了营销陷阱,开始喃喃自语:“那阵子,我和老伴在家孤零零的,有朋友常来家里陪我们聊天解闷,还送水果、送鸡蛋,渐渐聊多了,熟了,就给我们推荐各种保健品和保健器材……”父亲怕被我责怪,接着母亲话说:“可不嘛!他们送温暖、送爱心,还把那些保健用品的功效说得神乎其神,我们都怕晚年生病,自己受折磨,还连累儿女为我们担心,自然就信以为真了!”听完这话,阵阵愧疚涌上我的心头。想到自己平时忙于工作和生活琐事,对父母疏于关心和陪伴,他们才会孤独、焦虑、上当受骗,我决定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恢复正常的生活习惯。

接下来,我向单位请了长假,在家给父母科普健康知识,并帮助他们规划饮食、合理膳食。陪父亲散散步、打下太极,陪母亲练练八段锦、练练瑜伽……渐渐地,他们在我的帮助下养成了自律的习惯,收获了健康,不再依赖那些保健品和保健器材。

一日,母亲收到一位朋友的邀约,说近日在某个有地方将有一堂养生课,去了有丰厚的礼品。她又心动了,转头见我一脸严肃的样子,就笑着说:“我就去听听课,涨涨知识,顺便会会老朋友,叙叙旧!”“上回你也说去听课会友,结果买了几大箱保健品回来,车给运到了楼下,还是我呼哧带喘一箱箱扛上来的呢!”还等我开口,父亲就掐断了母亲的念头。就在这时,父亲的一个社交群里也发来了消息,说是现在有个保健品在做促销,买一件就能领一袋大米。没想到父亲也来了兴致,穿了鞋就要往外走。

我正要拦着,父亲笑了笑,说:“我得去活动现场,劝老友们别上当!这不一定管用,但能劝一个是一个!”这下,我才心里踏实了,不久后踏上了返程的路。

此后,我时常周末回乡看望父母,却不提前告诉他们。不确定什么时候,就突然给他们来个视频通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再犯糊涂。父母虽然总怪我搞“突然袭击”,但心里却乐呵,再也没有冲动消费。

当父母日渐老去,开始迷糊、开始犯错,更需要我们的精神宽慰和悉心照料。这时,我们应该给他们更贴心的爱与呵护。

我的故乡

□ 张鸿元

黄土高原广阔的胸怀中,孕育着许许多多的城市与乡村,我的家乡就屹立在这大山包裹的一马平川之中。它是一座偏僻的小城,黄土的气息在城中沉重的弥漫,细碎的沙石随着黄风在城中不停地呼啸和狂舞,沙粒就如搭车一般散落在各个角落,无声无息地等待着下一场狂风的呼啸,以便再一次被裹挟到另一个地方安身,这周而复始,乐此不疲,可橙色的黄沙只是偶尔掠过一次,这让它们从中捣乱的兴趣败坏到了极点。

从繁华的外地回到家乡,心头既有被贫困困绕的怅然,又有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在肆意蔓延。这种奇妙的感觉让我整日心头熨帖,我乐此不疲地和一群“土孩”挖土坑、找壁虎洞、掏鸟窝、玩野火。每天奔驰在黄土的胸脯上,聆听黄土的脉息,感知他的心跳,读懂他滚烫的胸膛,被我们踩压出的一缕缕黄沙犹如汩汩的血液,漫向各个血管,让我更近距离地闻它的味道。

在黄土坡上跑,跑出一缕缕黄沙,掀起的黄沙飞舞在空中,与其说跑还不如说飞,用力一蹬腿犹如出弦的箭,卷着黄沙飞速地滑翔起来,冲到坡底我们便是满嘴满眼的沙子,用牙齿一咬,还嘎吱嘎吱地响。

我们除了玩沙子还去掏壁虎洞,捕捉飞速逃跑的花斑壁虎,牢牢地扣住它,当没抓稳时,壁虎没有断尾,许是舍不得那漂亮的花斑尾巴,它拼尽全力挣开了我们的手,我们只能再爬起来用手掌钳。即使逃进洞穴也没什么,六七个小孩六七把铁锹,呼喝着挥锹猛刨,那架势是要把整个沙漠翻过来,可那可怜的壁虎还想溜,可被我们死死抓住,壁虎想断尾也来不及了,被我们粗鲁地塞入瓶子中,向大人炫耀一番后,又将它放回沙漠。

累了躺在一堆金灿灿的玉米堆中,小山似的玉米堆软乎乎的,把我们裹在里头,说不出的惬意,瓦蓝瓦蓝的天空,一只雪白的鸟儿扑棱着翅膀,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掠过,这时奶奶就拿来了她特意为我们做的玉米窝窝头,要不一会儿一串串滋滋冒着烟火气的羊肉串,风里裹着玉米与羊肉串的烟火气,连时光都慢了下来,那滋味,至今想起来都甜丝丝的。

这就是我的故乡,一首由黄沙、勤劳、朴素与善良协奏的交响曲,弥漫于我的脑海,久久荡漾……

四月,风里渐渐有了软绵绵的暖意,巷口那棵老槐树,不知站了多少年,粗壮的枝桠恣意地伸向天空。一整个冬天,它都裹着枯寂的褐色外衣,待春风轻拂几回,便攒足了劲儿,先冒出嫩黄的芽,接着慢慢攒出一串串饱满的花苞。

我总爱在树下驻足,仰头望着藏在新叶间的花苞,仿佛在等待一场迟来的约定,心里满是期许。盼着那抹素白缀满枝头,盼着清冽又甜糯的槐香,能弥漫整条街巷。

槐花开的时候,从来不会悄无声息。先是花梢点缀上点点乳白,而后一簇簇、一穗穗,层层叠叠开满整棵树。远远望去,像落了一树雪;走近细看,又好似玉雕的铃铛。槐花闻起来有股甜丝丝的蜜糖味,雨后,这香味能顺着风飘出两条街。

儿时的春天,总是和槐花紧紧相连。那时候,槐花一开,整个村子都浸在香气里。摘槐花是最让人欢喜的事儿,我跟着长辈,爬上矮枝,或者踮着脚去够低处的花穗,衣襟、口袋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槐花可不只是用来观赏的,它是藏在时光里的美味。把择好的槐花拌上细细的面粉,上锅一蒸,软糯清香的蒸槐花就出锅了,撒上点盐和香油,那滋味,简直是人间的至味;或者做槐花炒蛋,黄灿灿的鸡蛋里藏着星星点点的白花,比普通炒蛋多了一层花香;还有槐花饺子、槐花糕,每一样都让我在童年时馋得不行。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树槐花,一缕香气,一口吃食,便是整个暮春的温柔。槐花也成了刻在童年里的乡愁,是岁月里挥之不去的甜香记忆。

我一直觉得,这股浓烈又温柔的槐香,这股藏着烟火与温情的槐花,人人都该喜爱。可如今走在街巷,槐花开了依旧繁盛,香风阵阵,浓郁得化不开,身边的孩子却大多视而不见。他们匆匆走过开满花的树下,只顾低头摆弄手中的电子产品。即便闻着满街槐香,也只是寻常的花香,从不停留片刻,更不知道这素白的花能做成各种美味,不知道藏在槐花里的童年回忆和烟火温情。问起槐花,他们只知道是一种开在树上的花,却不懂它的香、它的味,以及它承载的岁月与温情。

满心的欢喜遇上这般淡然,心头难免泛起淡淡的失落。但花期有早有晚,各有其时,人对美好的感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老槐树年年如约开花,槐香岁岁依旧浓郁,它从不会因为人的忽视而少开半分,自顾自地绽放,自顾自地飘香,守着自己的时节,酿着自己的芬芳。

孩子们不懂槐花,并非槐花失去了美好,只是他们还没走到能感知这份质朴美好的年纪,还没体会过藏在槐花里的烟火与乡愁。不必惋惜,也不必强求,大地上的槐花,年年都会盛开如故;每个人心中的槐花情,也自有觉醒的时候。

花开自有期,感知亦有时。槐花从不在意是否被人懂,只管在暮春里尽情绽放,把最纯粹的香与美,留给时光,留给懂它的人。而那些藏在槐花里的记忆与美好,也会像这岁岁盛开的花一样,在岁月里永远留香,从不消散。